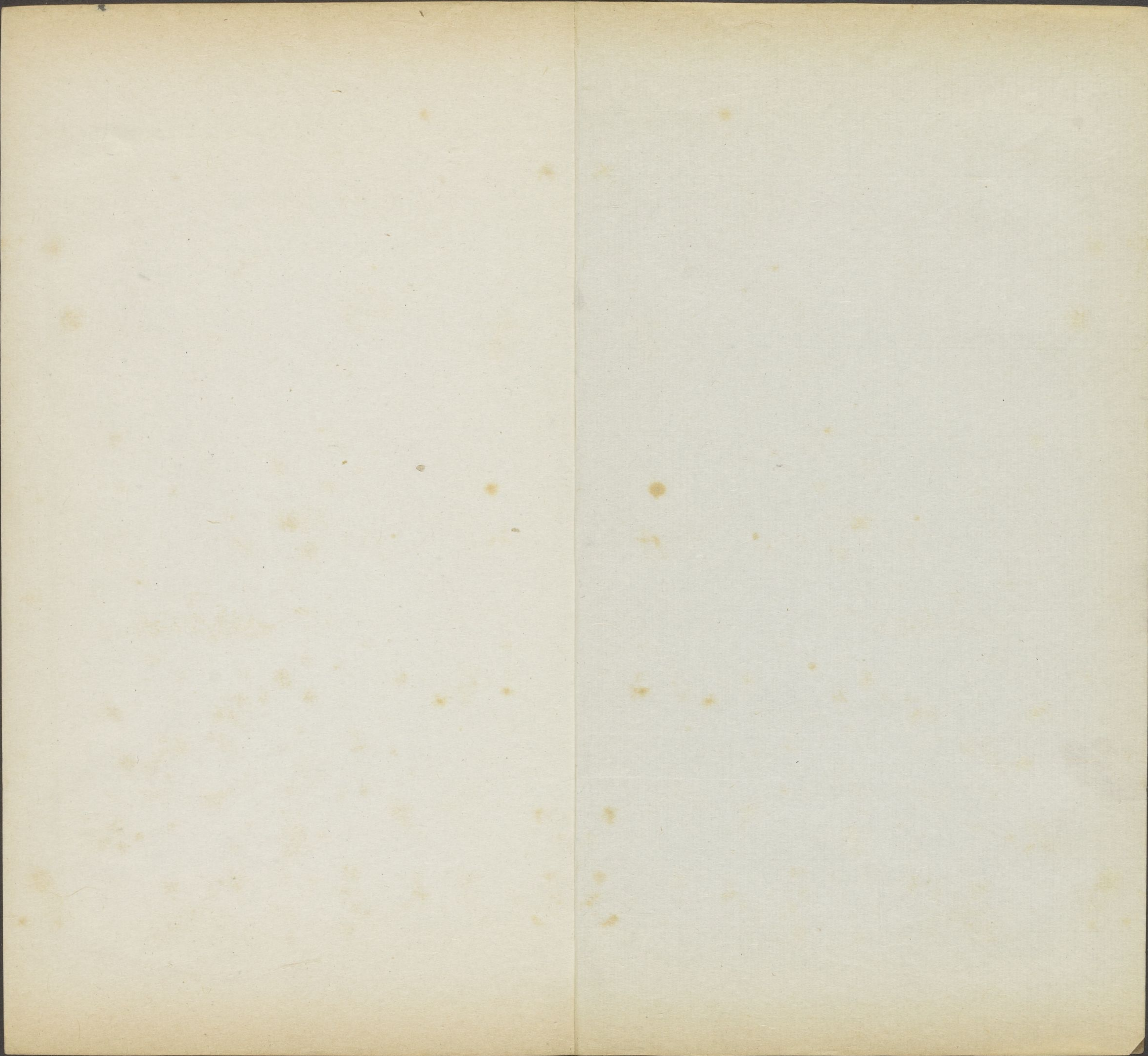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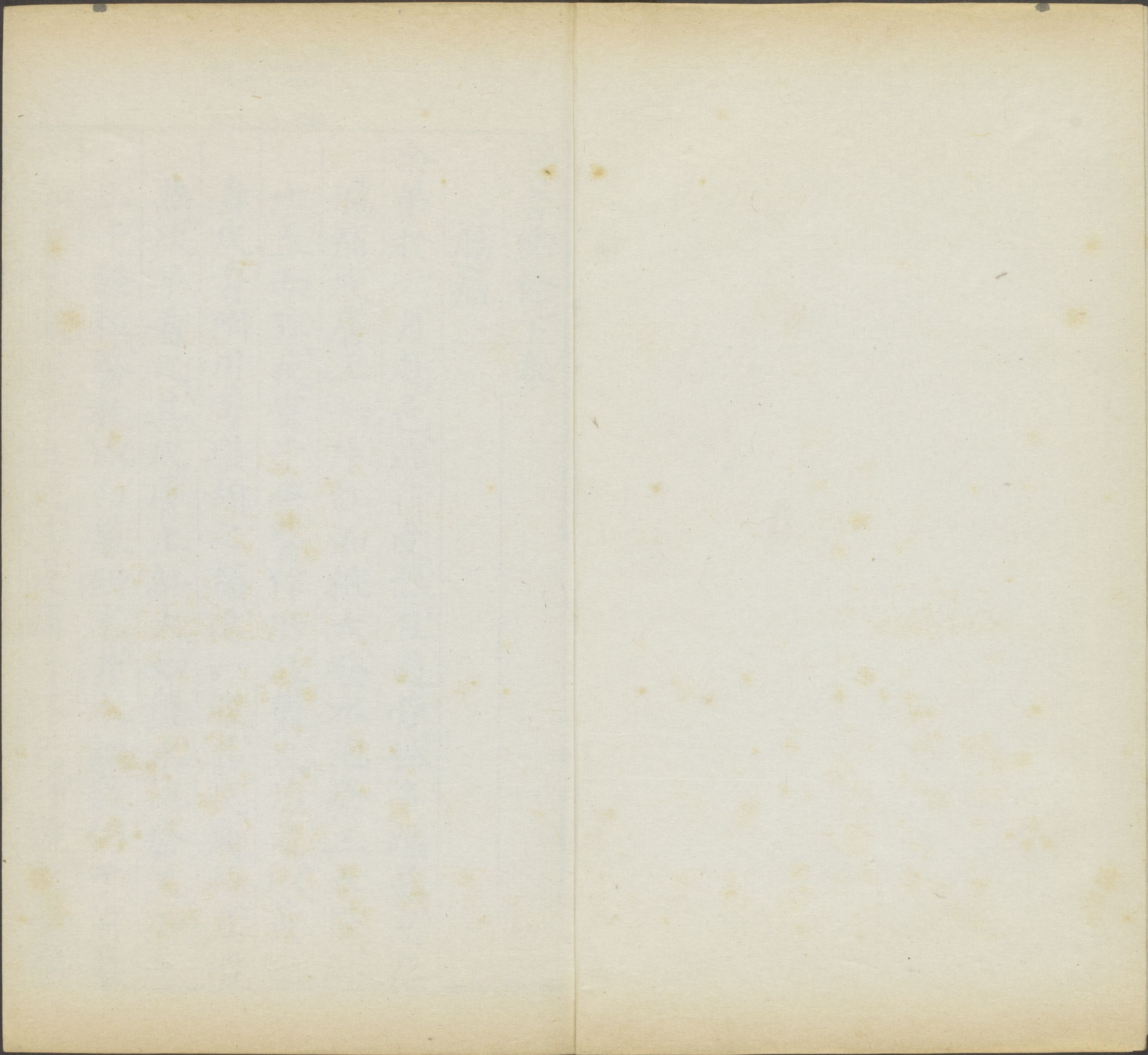


55





From Countway Lib.  
OCT 31 1999

醫旨緒餘下卷

脇痛

余弟於六月赴邑途行受熱且過勞性多躁暴忽左  
脇痛皮膚上一片紅如椀大發水泡瘡三五點脉  
七至而弦夜重于昼醫作肝經鬱火治之以黃連  
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類進一服其夜痛極且增  
熱次早看之其皮膚上紅大如盤水泡瘡又加至  
三十餘粒醫教以白礬研末井水調敷仍于前藥  
加青黛龍膽草進之其夜痛苦不已叫號之聲徹



于四隣脇中痛如鉤摘之狀次早觀之其紅已及  
半身矣水泡瘡又增至百數予心甚不憚乃載婦  
以詢先師黃古潭先生先生觀脉案藥方哂曰切  
脉認病則審矣製藥訂方則未也夫用藥如用兵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病勢有燒眉之急疊卵之  
危豈可執尋常瀉肝之劑正治耶是謂驅羊搏虎  
矣且苦寒之藥愈資其燥以故病轉增劇水泡瘡  
發于外者肝鬱既久不得發越乃侮其所不勝故  
皮腠為之潰也至于自焚則死矣可懼之甚為訂

一方以大瓜蒌一枚重一二兩者連皮搗爛加粉  
草二錢紅花五分戌時進藥少頃就得睡至子丑  
時方醒問之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恐邪火  
未盡退也急煎藥渣與之又睡至天明時微利一  
度復睡至辰時起視皮膚之紅皆已冰釋而水泡  
之疔亦盡斂矣後亦不服他藥夫病重三日飲食不  
進呻吟不輟口一劑而愈真可謂之神矣夫瓜蒌  
不苦寒經云泄其所者緩其中且其為物柔而滑  
潤於鬱不逆甘緩潤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嘗不潔

考之本草瓜蒌能治補脇之痛蓋為其緩中潤燥  
以致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腹中水鳴

生生子曰一婦三十五歲無子恐夫娶妾致鬱經不  
行者三月矣病腹痛惡心諸醫皆云有孕其夫亦  
粗知醫舉家欣喜治以安胎行氣止痛之藥服三  
五十帖不效痛苦益甚凡未申時發寒熱腹中有  
塊如彈子大者二三十枚翻騰作痛行動則水聲  
漉漉痛極則吐酸水五六碗吐盡則塊息而寒熱

除痛亦不作明日亦然又作瘡治轉劇召予診左  
手弦尺瀋右手濡弱重取則滑尺同左時經已五  
月不行矣予曰此鬱病也豈有瀋脉成孕之理若  
然則前藥當効矣其夫亦悟乃為製方以二陳加  
香附山梔撫芎玄胡當歸紅花之類藥進而痛止  
連與四帖皆効但藥止則痛發如故調治一月不  
能除根予曰持脉案見先師黃古潭先生先生乃  
諭予曰此鬱火病也其病起于肝膽蓋肝主謀慮  
膽主決斷謀不決則鬱生鬱生則木盛木盛則凌

脾、脾傷則不能運化精微而生氣血以故月水不  
來也、肺金失于母養則降殺之令不行、木寡于畏  
而侮所不勝是以直冲犯清道以作吐也、吐後諸  
症皆減者木升而火息也、為裁一方以黃芪五錢、  
柴胡三錢、白芍藥二錢、甘草一錢、陳皮貝母只實  
各五分、姜三片、一劑而寒熱除、再劑而痛減、吐止、  
水聲亦絕、七日不發、其夫喜曰是何神速也、乃拉  
予復請命于先生、先生曰夫寒熱者少陽膽也、吐  
酸者厥陰肝也、痛而腹塊翻騰者火盛激動其水、  
如錫中湯滾泡浪沸騰是也、吐多則肺金愈傷、故  
用黃芪補肺金為君、使得以制肝木、以柴胡瀉肝  
為臣、以升發其膽火、經曰木鬱則達之、達是通達  
之義、夫木性上升者也、既鬱則不升、故用柴胡升  
發膽肝之清氣、使衝開其鬱結、以復其常、又曰過  
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補肺制肝、正謂此也、  
又曰泄其肝者緩其中、以甘草緩中為佐、又曰木  
位之主、其瀉以酸、以白芍藥于脾中瀉木為臣、病  
久生鬱、久則生涎、以貝母陳皮只實開鬱逐涎

為禪使然後金得其正木得其平土得其安由是  
病去而愈速前方用山梔黃連之類皆降下之藥  
火勢正熾豈區區寒涼所能抑哉故經曰輕者正  
治重則從其性而升之但凡治病要當識得此意  
先生吾徽黟人也汪石山翁弟子少業儒通五  
經以疾就醫治病每有超見此畧述其二耳且  
此今人所患者多而治者鮮有若是之明且盡  
也故揭附于斯以公同志者庶先生之名不泯  
也

### 治腎消

本事方云唐李祠部治消渴者腎虛所致每發則小  
便甜醫多不知其故方書缺而不言洪範曰稼穡  
作甘以物理推之淋餹醋酒作脯法須臾即甜足  
明人之食後滋味皆甜流在膀胱若腰腎氣盛則  
上蒸炎氣化成精氣下入骨髓其次為脂膏又其  
次為血肉其餘則為小便故小便色黃血之餘氣  
也五臟之氣醎潤者則下味也若腰腎既虛冷則  
不能蒸化穀氣盡下為小便故味甘不變其色清



冷則肌膚枯槁也猶如乳母穀氣上洩皆為乳汁  
味甘消渴病者下洩皆為小便皆精氣不實於內  
則小便頻數也又肺為五臟華蓋若下有煖氣蒸  
則氣潤若下冷極則陽不能升故肺乾而渴譬如  
釜中有水以火煖之又以板覆之則煖氣上騰故  
板能潤若無火力則水氣不能上升此板終不得  
潤火力者腰腎強盛也常須煖補腎氣飲食得火  
力則潤上而易消亦免乾渴之患故仲景云宜服  
八味腎氣丸

余族兄双栢五旬後病此時師以滋陰降火之  
劑投之小便愈多色清而長味甘則渴益甚  
屢更醫率認為熱盡用苦寒輕劑如天花粉黃  
連麥冬石膏知母之類重劑如承丹之類不驗  
不效反至遍身如癩精神遭劑眩暈細數余按  
至曰此東垣所云消渴末傳也能食者必癆也  
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公脈細數而  
膚皆隱癢寧免其無疽瘍乎急宜更柔母用寒  
涼壞胃也乃以腎氣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膠

益智仁服之半月精神需長消渴痊除小便不  
甜膚癢俱脫十年無恙後以不如意事觸之  
疾復作諸醫又以滋陰劑與之遂成腫滿而斃  
嗚呼痛哉設若守加味腎氣丸未必有是腫滿  
病也仲景東垣實為祖師千載之下益使人崇  
信也特附于斯以告同志

羅太無藥戒

客有病痞者積于其中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  
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  
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  
捍者柔而不支焦膈通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  
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  
初自是不踰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客之  
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肢不步而慄肌革無  
所耗於前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  
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棄也蕭然獨何如聞  
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笑曰子無怪是蕭  
然者也凡子之來固為是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

之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  
其中則無望快於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  
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  
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搏  
擊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  
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成而子之和亦已病矣由是  
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則子之和亦一傷矣不  
踰月而快者五子之和乎之氣不既索乎故蕭然  
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也子歸  
無居三月而後與之藥可為也客歸三月齋戒而  
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  
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可復常且  
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憊然  
而遲之蓋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  
之效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終歲而疾平矣客謁  
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此醫國之說豈  
特施之於病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捍而不聽  
令愾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覺

則秦之民常瘠矣。商君見其瘠也，厲以刑法，威以  
斬伐，悍厲猛鷙，不毫髮少貸，痛剗而力鉏之。於是  
乎秦之政如建瓴，流通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瘠  
常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凡幾瘠而幾快矣。頑  
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懽心矣。故猛政一  
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肢枵然，徒  
具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  
呼，不終日而百姓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  
然不我應，故秦之亡也，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

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瘠矣。先王豈不知善然擊者  
之以為速也，惟懼其有傷于中也，故不敢求快於  
吾心，優柔而撫育之，教以仁義，道以禮樂，陰解其  
亂，一除去其瘠，旁視而德然有之矣。然月計之歲  
察之，前歲之俗，於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  
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  
達，安樂久，而後患除矣。是故三代之治，皆更數聖  
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疾愈，蓋  
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末

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中、則無望快於心、雖然  
豈特治天下為然哉、客再拜而紀其說

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考

靈樞經第十五篇有曰、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  
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夫謂二十八脈者、何左右手  
足上下各十二經、又陰陽蹻其二十六也、合任  
督二脈前後以足其數云

人身四海說

生生子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海、而人亦應之、四海者、

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皆注于

也、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

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于大杼、下出

于巨虛之上下、膻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在于

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

于其蓋下、在風府有餘不足皆可得、見也、氣海

有餘者、氣滿胃中、惋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

足以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憊然不知其所

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水

穀之海有餘則腹滿不足則飢不受穀食髓海有  
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不足則腦轉目鳴脛痠  
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凡此有餘不足宜守  
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虛順者得復逆者必敗

出靈樞  
海論篇

刑定野山秘抄種子論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則絪  
縕者升降凝聚之謂也媾精者配合交感之謂也  
必二氣合則化自生矣否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惡能望其化生哉然則人之不孕育者豈夫婦竟  
無一交媾之遇邪遇而不識不會是亦獨陰獨陽  
之謂也不知者諉於天命則泥矣間有倡為資藥  
餌以養精血候月水以種孕育又多峻補以求詭  
遇則嗣未必得而害已隨之此固予之痛惜也久  
矣曰究種子之道有四一曰擇地二曰養種三曰  
乘時四曰投虛是也何也蓋地則母之精也種則  
父精也時則兩精交媾之時也虛則去舊生新之  
初也又嘗聞之師曰不受胎之原有二陰失其道

而不能受者、以氣勝血衰故也、衰則寒熱乘之氣、  
疑血滯而營衛不和、經水先後多寡不一也、陽失  
其道而不能施者、以氣虛精弱故也、弱則原于色、  
欲過度耗其精元、精元既弱、譬之射者力微矢枉、  
安能中的、究斯二者、皆由不能自守、以致真元耗  
散、陽不施陰不受、陰涸陽枯、則生生之道息矣、猶  
乃歸之天命、不亦悞哉、以是種子者、必地盛則種  
可投、又必時與虛俱得焉、可成孕而生子矣、雖然  
至難養者精、至難遇者時、與虛苟不、憑以藥餌之

力、示以調攝之宜、候以如期之法、則養與過竟茫  
然矣、又知種子之法、以調經養精為首、而用藥須  
審平和、夫婦尤必相保守、旬日之間、可使精元俱  
盛、待時而合、時則所謂三十時中兩日半也、經候  
至此、積穢蕩滌、既盡新血初生、時與虛俱會、而可  
以施其巧矣、又恐情實不開、陰陽背弛、續有奇效  
以動其慾、庶子宮開而真元媾合、兩情暢美、雖平  
生不孕者、亦孕矣、尚何疑哉、是乃歷試歷驗、百發  
百中者也、嗚呼、是說也、豈畔道云乎哉、亦以培植

元氣順養天真特資藥力以佐助之所謂人定亦  
可以勝天者是也由是而知始而無嗣者非天也  
人自戕天也繼而有嗣者亦非天也人能成其天  
也故曰斯道順則成人逆則成丹慎母以天命自  
護也噫以天命自護者良可惜哉

### 護胎脫

凡婦人孕後當戒之在色不知自慎則慾動而子宮  
復開豈惟多致半產漏下即生子亦多瘡毒夭傷  
何也由淫火燥胎也彼馬牛之類受胎後牡逼身

輒蹄之使不得近謂之護胎何致有半產之事人  
惟多慾故徃徃不知護也產寶論及婦人科俱缺  
此一款余故采菽園雜記所載者潤色之如此

### 王節齋本草集要參著論

或有問於生生子曰觀子視病用藥嘗於各家所長  
中求之亦未嘗見子純用參著何獨於此便便不  
絕口耶予曰予之便便蓋欲白王公之寃而針時  
師之癘也王公以六經出身行軒岐之道著書立  
言生生之志廓然矣觀其書羽翼丹溪固欲成人



之美者、蓋丹溪掃溫補之弊、其書雖行後之人、顛倒於其間者、猶未斬然而截迹也。故王公疊疊告戒、常恐後之人不遵丹溪陰虛之說、而闖溫補之藩、豈意後人不究其原、而于告戒之處、則一槩木偶而坭塑、凡遇發熱咳嗽、見紅之疾、不察病因、不詢兼症、則曰此正王公陰虛火動、忌用參耆之病也。當以滋陰降火治之、寬哉寬哉。王公欲成人之美者、詎謂釀禍、迨今未已耶。何者、時師誦王公之書、於雜著、則曰是拳拳於滋陰也。誦本草於參耆、則曰是溫也。積溫可以成熟、此陽也。陽旺則陰愈消、肺寒則可服、肺熱反傷肺等語。時不徹口、間欲有用之者、則衆起而排之、乃曰參耆豈易服者耶。服則殺人、是以病家亦相安於滋陰、雖死而無咎也。識卓理融者、每為之束手。正如一傳衆咻、欲求不寒心也難矣。推王公之心、抑何嘗謂參耆不補陰、而特補陽哉。觀其序本草集要云、古人因病以立方、非製方以待病。學醫之道、莫先於讀本草。藥性明、然後學處方。云云。時師觀書、只識吹毛求疵。

安知通章大義又安知寓意之處如古人諷諫之謂也王公本草集要於人參条下云味甘氣溫微寒云云夫既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志調中生津通血脈治五勞七傷已上症誰謂非五臟之陰虛者耶王公曷為不刪而略之王公蓋以其味甘氣雖溫而又有微寒在焉故集此為補陰者之法眼也雖有肺受火邪喘嗽及陰虛火動勞嗽吐血勿用之語蓋指不當補而補之者觀其復引仲景治亡血脈虛以此補

之謂氣虛血弱故補其氣而血自生陰生於陽能生血也以通章大義觀之王公何嘗道人參不補陰也丹溪治陰虛咳嗽瓊玉膏葛可久治吐血獨參湯義皆享此於黃耆条下云味甘氣微溫云云夫既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補中生血補肺氣實皮毛瀉陰火為退熱之聖藥治虛勞自汗無汗則發有汗則止又治消渴腹痛泄痢腸風血崩帶下月候不勻產前後一切痛補腎三焦命門元氣藥中呼為羊肉已上症誰謂非五臟之陰虛者耶

王公曷為不刪而畧之。王公亦以其才能生血。且其氣微溫。是以能溫分肉而實皮毛。以通章大義。觀之。王公何嘗道黃芪不補陰也。東垣治血虛發熱。以黃芪一兩。當歸二錢。名曰補血湯。治盜汗。用當歸六黃湯。以黃芪為君。義皆本此。夫本草之所以集者。特述其藥性之別。柔氣味之溫涼。補瀉之專功。以為立方治病之準。誰謂通章之義不足。憑而於一句積溫成熱之說。獨可據哉。必如時師所言。養血藥中以四物湯為主。加黃柏。知母。就為滋

陰降火之妙劑。則慳然服之。而無疑。抑不思當歸味甘辛。氣溫。川芎味辛。氣溫。當歸雖補血。亦能破血。以其甘中有辛也。川芎上行頂巔。下行血海。乃血中之氣藥也。治一切氣溫中散寒。開鬱行氣。燥濕。又曰。久服則走散真氣。蓋辛散故也。較之於參。耆補性優劣。為何如。但一本草語也。俱王公所集。要也。時師既宗王公。乃不畏芎歸之辛。而獨畏參耆之甘。抑何鮮也。丹溪心法傳中。羅成之云。先生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况其他

乎時師既導王公當求王公之所自知王公之所  
自則可以知丹溪之用心矣予故曰丹溪謂陰虛  
者救時之言也王公道陰虛者成人之美者也時  
師言陰虛者偏而僻者也畏人參如虎者此又丹  
溪王公之罪人悞天下之蒼生者也予之便言豈  
好辨哉願為王公之忠臣耳

洗冤錄載沿身骨節上下聯絡名目

夫人兩手指甲連者小節小節之後中節中節之後  
本節本節之後肢骨之前生掌骨掌骨上生掌肉  
掌肉後可屈曲者腕腕左起高骨者手外踝右起  
高骨者右手踝二踝相連生者臂骨輔臂骨者髀  
骨三骨相經者肘骨前可屈曲者曲肘曲肘上生  
者髀骨髀骨上生者肩髀肩髀之前者髀骨髀骨  
之前髀骨髀骨之中陷者缺盆缺盆之上者頸  
之前者頸喉頸喉之上者結喉結喉之上者腋  
兩傍者曲頷曲頷兩傍者頤頤兩傍者頤車頤車  
之上者耳耳上者曲髻曲髻上行者頂之前者顛  
門顛門之下者髮際髮際正下者額下者眉

際之末者太陽穴、太陽穴前者目、目兩傍者兩小  
 眥、小眥上者上臉、下者下臉、正位能瞻視者目瞳  
 子、瞳近鼻者兩大眥、近兩大眥者山根、山根上印  
 堂、印堂上者腦角、腦角下者乘枕骨、脊骨下橫生  
 者髑骨、髑骨兩傍者釵骨、釵骨下中者腰門骨、釵  
 骨上連生者腿骨、腿骨下可屈曲者曲、曲上  
 生者膝蓋骨、蓋骨下生者脛骨、脛骨傍生髌骨、髌  
 骨下左起高大者兩足外踝、右起高大者兩足右  
 踝、脛骨前垂者兩足跂骨、跂骨前者足本節、本節  
 前者小節、小節相連者足趾甲、趾甲後生者足前  
 跌、後凹陷足心下生者足掌骨、掌骨後生者踵  
 肉、踵肉後者脚跟也。

洗冤錄驗胎法

又五臟論有稱者、婆者云一月如珠露、二月如桃花、  
 三月男女分、四月形象全、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  
 生、七月動右手於母腹、左八月動左手於母腹、右  
 九月三轉身、十月滿足生、若驗得未成形像、只念  
 所墮胎作血肉一片、或一塊、若經日壞爛、多化為

水若所墮胎已成形像者謂頭腦口眼可鼻手脚  
指甲等全亦有臍帶之類若胎在母腹中被驚而  
死其胎下係紫黑色血蔭軟弱若生下腹外死者  
其屍係淡紅赤色胞衣白却無紫黑色極易驗也  
人身內景說

咽之與喉有二竅前後不同喉在前咽在後咽則因  
物而嚥以應地氣而為胃之系下連胃管為水谷  
之道路自咽而入於胃胃主腐熟水谷其水谷精  
悍之氣自胃之上口出於竇門輸於脾脾氣散精

上端於心淫精於脉脉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  
百脉輸精于皮毛毛脉合精氣行于腑腑精神明  
番於四藏冲和百脉順養神氣利關節通九竅滋  
志意者也其滓穢則自胃之下口入於幽門傳于  
小腸自小腸下口至于大腸上口大小二腸相會  
為闌門闌門者闌約水谷以分別也其水則滲灌  
入于膀胱膀胱者胞之室也胞虛受水而為藏水  
之室家也其濁穢入于大腸大腸一名回腸以其  
回屈而受小腸之濁穢也喉主出納以應天氣而

為肺之系下接肺經為喘息之道路自喉嚨而通於肺肺下無竅而有空行列分布諸歲清濁之氣以為氣管大腸為肺之府肺色白故大腸為白腸主傳送濁穢之氣下行而不使上下於心肺所謂傳瀉行道之府也肺之下有心心系有二一則上與肺相通一則自肺葉曲折向後並脊脊細絡相連貫脊通髓而與腎系相通小腸為心之府心色赤故小腸為赤腸主引心火濁氣下行而不使上下于華蓋所謂容血之府也蓋心通五歲系而為

五歲之主有膈膜遮蔽濁氣不得上薰于心所以真心不受邪凌犯其所以致病者心包絡耳心包絡是心上漫脂之外有細筋如絲與心肺相連者是也心包絡經自臆中散布絡繞于三焦三焦其氣通灌十二經絡上下往來無有休息自與心包絡配合為表裏故俱有名而無合應脾系在膈下著右脇上與胃膜相連胃為脾之府脾色黃故胃為黃腸而為水谷之府也肝系在心肺下著左脇上貫膈入肺中與膈膜相連而膽在肝短葉之間

膽為肝之府肝色青故貼為青腸而為清淨之府也腎與臍對形如石卵而曲附脊脊有系上通于心所謂坎離相感水火升降者此也膀胱為腎之府腎色黑故膀胱為黑腸而為津液之府也

不執方說

余屈首受醫日惟有事于素難病源病機甲乙等書俯而誦仰而思希心融貫前哲秘旨而未逮也若彼局方袖珍惠濟等集間用之參考而不敢執泥至臨症務虛心察受病之因始敢投劑亦未嘗執

方以合病以故執方之夫徃徃見而駭之議之謂如上方書之傳簡易捷徑大有便于後學素難諸書固云精妙迺渙漫艱深力難究竟胡子好難惡易性與人殊且子胥病用藥類與方書懸異有病同而劑異有始終用一法而不殊有三五變其方而不執輒亦投劑獲効此遵何道哉或方書不足憑而他有所授歟奚與諸醫殊致也余曰嘻醫何容易談哉人之死生關于呼吸間余何敢師心自用而巖嶮為也古稱用藥如用兵然齊步伐肅部



伍坐作進退刺殺攻擊一定而不亂者法也胡可  
廢也廼若知己知彼置仗設奇臨變不測其運用  
妙於一心藥之君臣佐使味之甘苦寒涼方之丸  
散湯引著于載籍者法也察病之寒熱虛實感之  
臟腑表裏所以君臣佐使甘苦寒涼補瀉而丸散  
湯引者不廢方亦可一執方也故按蓋用兵而不  
達變者以卒與敵執方治病而不察因者未有能  
生人者也雖然不執方而又合法亦匪易臻也脫  
非生平融通素難本草仲景潔古守真東垣丹溪  
諸書不可以語此秘密醫何容易談也子徒以方  
書為捷徑蓋亦未求之上古乎上古之世無方扁  
鵲傳載長桑君以禁方相授受亦不載曰何方春  
秋時秦緩醫和漢淳于公輩以醫名天下亦未嘗  
有方傳也至張仲景乃始有方是知東漢已前醫  
皆妙悟心法察病投劑未嘗拘方也彼豈私其方  
不欲授之人哉誠懼後之人拘執不變必致悞人  
爾然立法處方不過酌病機之詳確審經絡之虛  
實察藥性之宜悖明氣味之走守合色脈衍天積

調變陰陽參相造化以一理貫之理融則識真識  
真則機順自然應變不膠方自吾心出病可去而  
功可成以成功而名方誰曰不可余何能余僅守  
方而不執焉已子寧以余言為迂矣

張劉李朱滑六名師小傳

孫氏生生子曰醫以通變稱良而執方則泥故業醫  
者能目古人之法而審其用法之時斯得古人立  
法之心矣不則窺其一斑而議其偏長即醫如張  
仲景李東垣諸公亦妄加譏貶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故列其因時立法者於後

醫學自漢秦以上無方有方自張長沙始故醫家以  
長沙為方書之祖晚世議長沙者率謂其長於傷  
寒而短於雜証余惟醫如長沙亦無間然矣乃長  
沙急於傷寒者蓋病莫大於傷寒而變証亦莫甚  
於傷寒其生死決于七日十三四日之間非若他  
疾可從容而治也長沙察其緩急故以傷寒為首  
務爾不然金匱要畧治雜証書也獨非長沙著述  
者乎何顯別傳有曰仲景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

于治療尤精經方時人謂扁鵲倉公無以加焉觀此則仲景不專長於傷寒又可知矣而劉宗厚亦曰吾嘗用東垣之藥效仲景處方宗厚丹溪高第也不效丹溪而效仲景以仲景醫之亞聖非丹溪可企及者效仲景或亦取法乎上之意云後世慎毋輕議長沙也

張戴人醫亦奇傑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議其治疾惟事攻擊即明理如丹溪格致餘論亦譏其偏丹溪之說出益令人畏汗吐下三法如虎并其書置之

不與睫反予甚寬之予惟人之受病如寇入國不先逐寇而先拊循適足以養寇而擾黎元也戴人有見於是故以攻疾為急疾去而後調養是得靖寇安民之法矣彼仲景麻黃瓜蒂大承氣非攻擊急劑哉審緩急而用之此仲景意也蓋醫難於認病而不難於攻擊調補戴人特揭其難者言之也丹溪引內經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為論乃遺下文番而不去其病為實一句引精氣奪則虛又遺邪氣盛則實一句引虛者正氣虛也又遺實者邪氣

皆也一句撫其可議戴人為言而于戴所急畧而不採丹溪且若此餘又何怪哉且戴人名其書曰儒門事親豈有儒者事親而行霸道以害其親者哉必不然矣譬彼武王伐殷先懸紂於太白而後散財發粟漢高入秦降子嬰而後約法三章彼拘拘然進調補而誣攻擊是猶治國專用賞而不用罰也則舜誅凶而尼父誅卯為多事哉予因著於篇以為戴人辯白

有謂劉守真長於治火斯言亦未知守真所長也守真高邁明敏非泛常可傳其所治多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意醫而不知此是無術也此王海巖之言海巖乃東垣高弟尚推轂如此則其邃學可知且其所撰原病式歷揭素問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又覘人心好動諸動屬火夫五行具于人身者各一惟火有君有相由此病機屬火者多也原病式特為病機而發故不暇論及其餘若所著保命集三卷治雜証則皆妙絕矣然則謂守真長于治火者其真未知守

真所長者乎、

醫家雅議李東垣善于內傷、而虛怯非其所長、故有補腎不若補脾之語、竊謂腎主監關、腎間原氣人之司命、豈反輕於脾胃哉、蓋病有緩急、而時勢有不同、東垣或以急者為首務也、彼當金元擾攘之際、人生斯世、疲于奔命、未免勞倦傷脾、憂思傷脾、飢飽傷脾、何莫而非傷脾也者、內經曰、脾胃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又曰、五臟六腑皆稟受于脾胃、脾胃一傷、則臟腑無所受氣、故東垣惟孜孜以保脾胃為急、彼虛怯傷腎陰者、乃燕居安閑、淫勝之疾、又不可同日而語也、不則內外傷辯惑、與外科精義及蘭室秘藏等書、皆治雜証者、豈止內傷已哉、此可以觀矣、

余觀近世醫家明理學者、宜莫如丹溪、雖倡陽有餘陰不足之論、其用意固有所在也、蓋以人當承平、酗酒縱慾、以竭其精、精竭則火熾、復以剗劑、認為溫補、故不旋踵、血溢內熱、骨立而斃、與灯膏竭而復加炷者何異、此陽有餘陰不足之論所由著也、

後李不察，緊守其說，一遇虛怯，開手便以滋陰降火為劑。及末期卒，聲啞洩瀉以死，則曰丹溪之論具在，不知此不善學丹溪之罪。而于丹溪何尤？丹溪為許文懿高弟，學原考亭，其認病最真，而投劑最確。觀其治許文懿之病，及疼風十三症，可槩見矣。功首罪魁之言，余嘗為寬之。昔荀卿喜為高論，而李斯祖之以禍天下，則報仇行劫之說著矣。大都前哲立論，必有定見，調施經權，必合宜適。彼執方而不達變者，反為丹溪累也。余故不惜牙頰辯之。

余讀史記，至太史公所稱由光及伯夷之語，未嘗不掩卷嘆滑伯仁之術，而後無有彰之者。伯仁，我明奇士也。技藝之精，不下丹溪；即其文辭，如素問抄、難經註、診有樞要、針有經絡發揮、與瘡瘍痔痿醫韻等篇，亦可謂集往哲之大成矣。顧後學但知宗丹溪心法，如靈素於伯仁諸集若罔聞知。雖其術有奇中，治有明徵，所至成名，如朱太史列傳所稱，亦莫之顧。何哉？蓋丹溪為當時縉紳所游揚，又戴

元禮劉宗厚諸名士為弟子故丹溪之名籍、而伯仁執雖高弗若之矣何一陽有言歷考上古高賢若以岐伯越人為醫中尼父則仲景可為顏曾之陪而河間東垣當在宰我子貢之列若伯仁義理精明製作醇粹可與游夏之班至彥脩又下一等也此論甚確而今宗伯仁者不然也豈惟伯仁則戴人守真亦若是爾故太史公曰岩穴之士欲砥立名行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後世哉此言信矣余故特為伯仁表之也

生生子曰余著論若是非阿所好也欲後人知仲景不徒以傷寒擅長守真不獨以治火要畧戴人不當以攻擊蒙譏東垣不專以內傷樹績陽有餘陰不足之譚不可以疵丹溪而櫻寧生之長技亦將與諸公並稱不朽矣同志者幸亮之毋余訾哉

醫通節文

生生子曰余嘗稱宋儒謂為人子不可不知醫為知言已觀韓氏醫通益證斯言為匪欺也韓飛霞為

醫古經餘 卷下  
親習醫而餘澤徧物、閱其集方、措當而脩製合宜、其投劑多奇中、有以哉、余惧其術沒、也用采其論藥、數款附於集、令後人識有韓飛霞云、

醫通緒論章

飛霞子曰、天地萬物、氣成形也、不位不育、病之時也、人之養氣、踐形而致中和者、醫之道也、夫醫而至子鍼砭藥餌、第二義矣、易無妄九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孔子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此最上義也、得醫之最上義者、氣之冲、神之化、皆此身之真息、以踵也、盧扁指豎子、華陀剖腸腑、白玉蟾阿醫癰、藥餌云乎哉、鍼砭云乎哉、

風土異宜、自然氣隔、古分南北、二政自今、輿圖以河界南北、而江之東、關之西、可類從矣、南北云者、陰陽之軌、四方之較、八風之輻輳也、

人之稟賦、參天兩地、一氣流行而已、氣失其平之謂疾、疾甚之謂病、三才相因之謂機、機動之謂時、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又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



醫書經解 卷下  
萬化安又曰三才既宜三盜既安嗚呼此可以契  
醫之三昧矣乎

醫之理可比周易鍼砭藥餌即卜筮法也丹溪云冷  
生氣高陽生之謬言予謂冷生氣是復卦☱熱生  
風是姤卦☴即天根月窟之化機內經所謂亢則  
害承乃制者也故王安道論曰易也者造化之不  
可常者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測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世之攻醫卜而自  
小焉者何也

### 藥性裁成

藥有成性必材相制味相洽而後達夫病情古書  
如本草括湯液珍珠諸篇予不能悉記也而二五  
之升沉鹹苦酸辛甘者觸物在焉姑列數則以例  
其餘

論用藥 標病攻擊宜生料者以氣全力強本病服  
餌宜製煉調劑大成病在元氣宜醇澹

論人參 人參煉膏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王道也  
黑附子回陽霸功赫奕甘草調元無可無不可

論當歸 當歸主血分之病、川產力剛可攻、秦產柔  
宜補、凡用本病酒製而痰獨以姜汁浸透、導血歸  
源之理、熟地黄亦然、血虛以人參石脂為佐、血熱  
以生地黄、姜黃、條芩佐之、不絕生化之源、血積配  
以大黃、婦人形肥、血化為痰、二味姜浸、佐以利水  
道、藥要之血藥、不容舍當歸、故古方四物以為君  
芍藥為臣、地黄分生熟為佐、川芎為使、可為典要  
云

論香附 香附主氣分之病、香能竄、苦能降、推陳致  
新、故諸書皆云益氣、而俗有耗氣之訛、女科之專  
非也、治本病略炒、煎血以酒煮、痰以姜汁、虛以童  
便浸、實以鹽水煮、積以醋浸、水煮熟、婦人血用事、氣  
行則無疾、老人精枯、血閉、惟氣是資、小兒氣日充、  
形乃日固、大凡病則氣滯而餒、故香附於氣分為  
君藥、世所罕知、佐以木香散滯、洩肺、以沉香無不  
升降、以小茴香可行經絡、而鹽炒則補腎間元氣、  
香附為君、參、芪為臣、甘、草為佐、治虛怯甚速、佐以  
厚朴之類、決壅積、佐以稜、莪之類、攻壅積之甚者、

予嘗避諸香燥之熱而用檀香佐香附者以檀香  
流動諸氣極妙也

論半夏 痰分之病半夏為主脾主濕每惡濕濕生  
痰而寒又生濕故半夏之辛燥濕也然必造而為  
麩以生姜自然汁生白礬湯等分共和造麩楮葉  
包裹風乾然後入藥風痰以猪牙皂角煮汁去渣  
滓煉膏如餵入姜汁火痰黑色老痰如膠以竹瀝  
或荆瀝入姜汁濕痰白色寒痰清以老姜煎濃濕  
加煨白礬三分之一如半夏三兩俱造麩如前法

予以霞天膏加白芥子三分之一姜汁礬湯竹瀝  
造麩治痰積疝疔者日能使腐敗隨大小便出或  
散而為瘡此半夏麩之妙也古方二陳湯以此為  
君世醫因辛反減至少許而茯苓滲濕陳皮行氣  
甘草醒脾皆臣佐使而反多其銖兩蓋不造麩之  
過觀法製半夏以姜礬製辛即能大嚼是也佐以  
南星治風痰以姜汁酒浸炒芩連及瓜蒌實香油  
拌麩畧炒之類治痰火以麩炒枳殼只實姜汁浸  
蒸大黃海粉之類治老痰以蒼朮白朮俱米泔姜

汁浸炒、甚至乾姜烏頭皆治濕痰、而常有脾洩者、  
以肉豆蔻配半夏麴加神麴麥牙作丸尤有奇効、  
厚養之人酒後多此、而苦痰為病者十常八九也、  
方書謂天下無逆流之水、人身有倒上之痰氣亂  
血餘化而為痰、故治痰以行氣殺血為要、

論黃連 火分之病黃連為主五臟皆有火平則治  
病則亂方書有君火相火邪火龍火之論其實一  
氣而已故丹溪云氣有餘便是火分為一類允治  
本病畧炒以從邪實火以朴硝湯假火以酒虛火

以醋痰火以姜汁俱浸透炒氣滯火以茱萸食積  
洩以黃土血癖癥瘕痛以乾漆俱以水拌同炒去  
黃土漆下焦伏火以鹽水浸透焙目疾以人乳浸  
蒸或點或服生用為君佐官桂少許煎百沸入蜜  
空心服能使心腎交于頃刻入三苓滑石大治夢  
遺以土姜酒蜜四炒者為君史君子為臣白芍藥  
酒煮為佐廣木香為使治小兒五疳以茱萸炒者  
加木香等分生大黃倍之水丸治五痢以姜汁酒  
煮者為末和霞矢膏治癩癩諸風眩暈瘡瘍皆神

效非彼但云瀉心火而與芩柏諸苦藥例稱者比也

論諸藥 余治痼疾先循經絡者即諸古書所載引經報使藥貴識真爾如心經以人參益氣石脂補血硃砂鎮心天竺黃去痰澤瀉瀉熱而連肉茯神赤茯苓遠志益智酸棗之屬利心竅以安神識中間製煉如以苦焦之味達本經鹹引所畏辛避所勝酸益其母而甘洩其子皆裁成藥性之道

論五穀 粳米造飯用荷葉煮湯寬中芥菜葉者豁

四四頁誤  
裝在此

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脉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脉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

醫經卷下

四四

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脉空虚此  
其候也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  
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  
為大海也

脹論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藏府之  
內乎岐伯曰二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  
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于臟腑之外排  
藏府而郭胃腸脹皮膚膚故命曰脹黃帝曰藏府之

痰紫蘇葉者行氣解肌薄荷葉者氣熱淡竹葉者  
辟暑造粥則粥之外入茯苓酪者清上實下藜藿  
粉者理胃花椒汁者辟嵐瘴姜葱汁豉者發汗與  
夫古方羊腎猪腎之類無非藥力也一人淋素不  
服藥余教以專啖粟米粥絕他味旬餘減月餘痊  
此五谷治病之理

論五菓 梨汁疎風豁痰蒸露治內熱藕汁研墨止

吐血鼻衄研薏仁調酒破血積胡桃仁佐破故布  
鹽水糊丸治腰濕痛如神大棗煮汁去渣煉膏救

小兒脾虛胃寒不能藥者蓮肉作末麩禁口痢柿  
蒂加碓頭糠止轉食允此余以應驗習之家亦五  
菓治疾之理、

論五菜、韭白愈淋子澁精、大蒜汁和五倍子末、  
虛脫之痢非虛脫不用、莧煮汁愈初痢、蘿蔔風乾  
愈傷食嗽、白扁豆益脾清暑、蒜汁煮香附加菓、  
大黃治瘴、鄉中毒、諸菜俱能治病、貴專啖耳、

五畜禽虫之屬、黃牛肉補氣、與綿黃芪同功、羊  
肉補血、與熟地黃同功、猪肉無補、而人習之、化也、

推膽于肝、胆于胃、腰子于腎、脊髓于骨、心于血、可  
引諸藥入本經、實非其補、虛則全、軀大補、異時每  
欲以肉汁煉膏、如霞天膏、小刀圭之法、恨不多得、  
牛肝連膽用朴硝作脯、消痞塊、骨髓煎油擦四肢  
之損、禽則鷺善疎風、稚鷄補損、老鷄作羹、起衰、虫  
則蜆、蝦、土、累、燒熟、與兒食、治疳、蚶皮作丸、大治驚  
癇、疳、痢、以上予治厚養之人、多用之、亦從其化也、  
獨犬之壯陽、俗夫所尚、古方戊戌酒、蓋為虛寒病  
誤耳、或云士無故不殺犬豕、則古人已鑿於珍矣、

醫旨錄卷下  
意者黑黃二色足補脾腎亦可如小刀圭法為之  
以治虛怯勞瘵而戒恣欲之非價廉工省可濟貧  
乏云

論異類有情丸人至中年、竟昧衰弱、便可以此丸服  
餌、此方藥僅三品、而補性極峻、蓋鹿乃陽獸、食山  
中之靈草、故多壽、夏至一陰生、而角便解、角得純  
陽之氣、故補人身之陽、龜者靈物也、屬陰、能養息  
上、可補心、下、可補腎、故補人身之陰、虎西方之獸  
也、屬金、而能抑木、故虎嘯而風生也、三者皆多壽

皆有生育、皆有靈性、殊非草木金石比也、服餌寧  
無補益乎

鹿茸鹿角霜、龜板、虎脛骨、各如常製為末、以猪脊  
髓加煉蜜為丸、梧桐子大、空心鹽湯吞五七十九  
或加猪膽汁三合、和于劑中、以寓降火之意

難經本義十八難圖註辯

十八難、秦越人曰、手太陰、陽明、金也、足少陰、太陽、水  
也、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足厥陰、少陽、木  
也、生手、太陽、少陰、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為上



部。手心主少陽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主中宮，故在中部也。滑伯仁註曰：手太陰陽明金，下生足太陽少陰水，水性下流，故居下部；足少陰太陽火，及手心主火，足厥陰少陽木，木生手少陰太陽火，及手心主火，火炎上行，是為上部；火生足太陰陽明土，土居中，部復生肺金，此五行子母更相生養者也。觀十八難所列之圖，乃以手厥陰心主火與手少陽三焦火分診在下部，右尺圖與註自相背戾，後人翕然宗之，不復查考。且經文只云手之太陰陽明，足之

太陽少陰為上下部，言肺高而腎下，子母相望之意。按脈經以心肺合於上焦，脾胃肝膽合於中焦，腎膀胱合於下焦，兩尺分診兩腎，無手厥陰少陽之語。千金方診法與脈經同。顧靈蘭秘典篇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啓玄子註曰：膻中在胸中，兩乳間為心君播宣教令，氣布陰陽，氣和志適，則喜樂由生。脈要精微以左寸之外候心，內以候膻中，膻中為十二臟之一，以其無形與心肺並居胸中，故診附焉。本義此圖恐未必是伯仁之意，豈

有自相矛盾哉此必後人泥脉訣右肺大腸脾胃  
命之說而以此圖牽合因土居中部乃以火居下  
部生中土也獨不思乎太陽少陰之火復何所生  
耶智者自能辯之

按何一陽醫學統宗有云圖註難經乃四明張  
世賢襲取紀天錫袁坤厚虞庶舊章斷簡殘文  
淺附已意欺為新撰維揚運司梓行失旨處頗  
多然則難經本義之圖註實張世賢之集者後  
人增附梓焉非滑氏之筆明矣

難經肺金肝木浮沉說

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  
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其意何也答詞  
以五音剛柔吸受云云是啓後學要識五行造化  
之妙而註者又以長生臨官帝旺為言而不就肝  
肺上究竟其說似訓釋太深玄之又玄者也物物  
具五行如註所云心脾腎得水皆沉不知又當何  
解據愚見不若平平講去亦自明暢且又開發後  
學陰陽相感之義雖不明言而理實寓焉蓋肺雖

屬金而位處膈上行陽道多且其經為手太陰主  
乎。氣以體而言金也以用而言氣也而又屬手經  
故浮肺熱則手經之氣去而金之體獨存故熱則  
沉也肝雖屬木而位處膈下行陰道多且其經為  
足厥陰主乎血以躰而言木也以用而言血也而  
又屬足經故沉肝熱則足經之血去而木之體獨  
存故熱則浮也返本之義也臨官帝旺之說微覺  
牽合學者詳之

難經七十五難金不得平木不字辯

生生子曰七十五難云經言東方實西方虛馮南方  
補北方何謂也云云故馮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  
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滑伯仁  
曰不字疑衍四明陳氏曰仲景云木行乘金曰橫  
內經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木實金  
虛是木橫而凌金侮所不勝也木實本以金平之  
然以其氣正強而橫金平之則兩不相伏而戰戰  
則實者亦傷虛者亦敗金虛本資氣于土然其時  
土亦受制未足以資之故取水為金之子又為木

之毋於是瀉火補水使水勝火則火餒而取氣於木木乃減而不復實水為木母此母能令子虛也木既不實其氣乃平平則金克木凌而不復虛水為金子此子能令母實也所謂金不得平木不得徑以金平其木必瀉火補水而旁治之使木金之氣自然而平耳而滑伯仁又曰陳氏之說亦自有理但為不之一字纏擾牽強費辭不若直以不字為衍文爾余曰不字非衍難經所謂不者乃姑息之謂不徑以金平木故有瀉火補水之治觀越人

謂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更字與不字乃一篇之大關鍵也此更字與二十難更相乘更相伏更字義同謂互相平制不直令金以平木也觀仲景木行乘金曰橫之橫字則知金非等開之虛即驟補之猶未能自保况欲令其得平木乎彼金之得平木乃以五行順相平者言也此以五行更相平者言也更與順自當有別不然越人何不徑去補金使得平木而乃曰瀉南方補北方哉越人之微意正欲瀉火以泄木之餘補水以實金之虛五行遍

相濟養更互。尅伐子為母復仇之義。故曰欲令金  
不得平。木也。此圖魏救韓之意。不平之平。乃所以  
平也。陳氏訓不字誠是。但于更字仍欠發明。故未  
免啓後人之疑。醫道如伯仁。亦可謂精詣矣。所以  
不字為衍文。余又不知其何見也。

此不字乃一篇主意。馮大補  
水之治法也。觀者甚毋忽。

難經八十一難篇是病二字辯

生生子曰。八十一難云。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  
益有餘。是寸口脉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柰

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脉也。謂病自有虛實也。云云。  
彼註難經者。謂是病二字非誤。即衍。愚謂二字非  
誤。亦非衍。蓋答辭也。言此是病之虛。而非寸口脉  
也。與夫子答子路曰。然。有是言也。一類。皆答問文  
法。爾經書中多有之。窮經者。能以意逆志。而玩其  
辭。斯得之矣。

節抄靈樞引

生生子曰。余惟醫首以靈素為祖。但其書出秦火之後。  
斷簡殘篇。幾至散失。雖命世之才。如秦越人。淳于

醫旨錄 卷下  
意張華諸公診治稱神奇者亦未之訓釋、至啓玄  
子始於素問撮撫成卷、門分章析、引類註明、厥功  
亦偉矣、而偏執局曲之夫、尚吹毛索癩、妄加訶詆、  
乃於靈樞非惟不敢註一字、且置此書畧不涉目、  
夫靈樞一經於臟腑經絡盈虛順逆針法疾徐靡  
不周悉、顧棄而不讀、何稱醫哉、何稱醫哉、余觀史  
崧先生序靈樞有曰夫為醫者在讀書、讀而不能  
為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醫者也、余嘗從事  
斯語、用節抄靈樞數條於後、以備參考云

